

狩人
夜

Shuanshou Guaifo
Shuren Shijian

杀人事件



张云

流沙家里，供奉着李家历代先人的牌位，
也埋藏着一个家族世代守护的秘密。
掘墓开棺，以血为祭，只为破解一个吞噬家族千年的诅咒！

上海文艺出版社

张云
著

双头怪佛
杀人事件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头怪佛杀人事件/张云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ISBN 978-7-5321-6562-9

I. ①双…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4326号

发行人:陈征

策划编辑:肖博王波

特约编辑:卢毅

责任编辑:望越

责任校对:何行亮

营销编辑:姚瑶

封面设计:梦柔

书名:双头怪佛杀人事件

作者:张云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0.25

字数:313,000

印次: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562-9/I · 5227

定价:39.80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404766



目录
CONTENTS

{引子}		
{第一章}	洛阳李家	003
{第二章}	流沙冢	010
{第三章}	莲花铁函	020
{第四章}	双头怪佛	031
{第五章}	剥皮人	039
{第六章}	寿宴疑云	048
{第七章}	密室杀人	057
{第八章}	铭文解谜	069
{第九章}	象雄古国	079
{第十章}	魏摩隆仁	088
{第十一章}	风波乍起	098
{第十二章}	两教之争	111
{第十三章}	古墓秘事	122
{第十四章}	绝处逢生	134



目录
CONTENTS

{第十五章}	血色诅咒	146
{第十六章}	无相书	161
{第十七章}	前路未卜	172
{第十八章}	藏地寻踪	185
{第十九章}	藏地寻踪	197
{第二十章}	白度母	208
{第二十一章}	误闯禁地	218
{第二十二章}	羊皮密卷	230
{第二十三章}	长生	242
{第二十四章}	黑乌让	255
{第二十五章}	偷天换日	266
{第二十六章}	破局	276
{第二十七章}	三探真相	287
{第二十八章}	金蝉阵	299
{后记}		
	神山之巅，异宝归原	313

引子

SHUANGTONGJIAFO
SHAREN SHUAN



民国三十五年。

我爷爷李君之，一个老盗墓贼，在七十寿宴上，离奇死在他的密室里。死之前的那个凌晨，他干了一件异常蹊跷的事。这事儿，只有我知道。

后来，它成了我的噩梦。



北平的地下黑市，行里人都晓得“洛阳李”。

洛阳，就是那个北邙山下的洛阳，这地方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七大古都中，洛阳建都年代最早，朝代最多，历史也最长。十三个朝代建都于此，累计一千年的时间里，洛阳城毁了建，建了毁，依然是“城池雄伟，宫苑壮丽，为天下之冠”。地方好，人就多。不管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还是富商巨贾、文人雅士，一波波涌来，生了死，死了埋，长眠之处就是城旁边那连绵二百多公里的北邙山。

“生在苏杭，葬在北邙。”这话民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古往今来很多人将北邙山作为自己人生终点的最好归宿，导致山上冢连冢、墓压墓，层层叠叠，蔚为大观。

有墓，就有盗墓人。

在洛阳当地以及南北两派的倒斗行里，“洛阳八宗”这个由唐末义军将领李说所创的庞大地下组织，历史最为悠久，地位也极为显赫。身为李说的嫡系后人，老李家向来坐第一把金交椅，总管八宗。

无数年头里，洛阳八宗低调行事，到了清末，一个外号李鸭子的人终于让洛阳八宗和洛阳李家闻名天下。至于原因，很简单，他发明了至今都成为盗墓贼手中利器的洛阳铲。

而这个李鸭子，就是我爷爷李君之的亲爹。

可惜这位老爷子没落个善终，我三岁的时候，民国十五年，李鸭子带着自己的四个儿子和洛阳八宗的大队人马掏了一个大堂子，结果全军覆没，只剩下我爷爷逃了出来。这件事震惊当时倒斗行的南北两派，事情缘由却无人知晓。我曾经无数次问过我



爷爷，他只是长叹一声便不再言语。

太爷爷死后，爷爷成了洛阳八宗的新铲头，在炮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年月领着门人走南闯北，创下了“洛阳李”的名声，那时琉璃厂出的东西相当一大部分都经过他的洛阳铲。老头子经常念叨：“次次命悬一线，回回九死一生，算是祖师爷和祖宗庇佑，没让李家绝了后。”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人投了降，国内局势虽说依然动荡，但老百姓毕竟有了过安生日子的可能，腥风血雨一路走来的我爷爷，金盆洗手，带着全家搬到了北平，住进了早年在宣武门城南根儿买的一个三进四合院，守着琉璃厂的自家铺面安分度日，那把洛阳铲，也被他放进了杂物间。

到了我爸爸这一辈，“洛阳李”算是脱胎换骨。我爷爷一共四个儿子，在他的要求下几乎都走上了正道。大伯很早就离开了家，出国留学，抗战时期回国进入了考古研究所；二伯十六岁时就去关外做生意，这些年天南海北地跑，成了个商铺开到十三省的大商人；我爸是老三，为人内向腼腆，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最不济的是我小叔，从小不务正业，十年前就来了北平，和一帮狐朋狗友瞎混，遛狗、熬鹰、斗蛐蛐、逛窑子，啥破事都离不开他。白天在内城西四牌楼的老裕泰茶馆里侃着，晚上到前门广和楼戏园子里听着，夜里在前门八大胡同的窑子里睡着，典型的纨绔子弟一个，没办法，谁让家里有钱呢。不过我爷爷实在看不过他那么混，后来干脆把琉璃厂的铺面交给他。由此，小叔才有了正形儿，倒腾天南海北的古董，一年到头不沾家，神神秘秘。眼见都四十出头的人了，依然孤家寡人一个，却也逍遥快活。

我爷爷晚年活得极其滋润，虽然甩了手，但洛阳八宗泰山北斗的身份还在，随便撂出一句话也能呼风唤雨。不光行里人尊敬，民国北平政府给他了个文管会顾问的名头，几所大学聘他做客座教授，逢年过节三教九流挤破门槛。不过，或许早年倒斗的原因，老头子患上了哮喘，在家里常年守着留声机听京剧，足不出户，没多少人知道他窝在那栋小楼里干什么，他也不喜欢一帮人呼啦啦往他那里去。

当然，除了我。

李家到了我这一代，人丁不旺，大伯二伯生的都是闺女，我爸就我一个儿子，绝对是千亩田里一棵独苗，老头子自然分外溺爱。

要说，除了小叔，我可能算是最让老头子头疼的人了。打我生下来那天起，作为嫡孙，老头子对我期望甚高，翻破了《康熙字典》给我取名李重九，满指望我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可我从从小就听着他那些故事长大，天生对别的不感兴趣，大学报考考古系，毕业后战火纷飞局势动荡，又受不了风餐露宿的苦，干脆辞职滚蛋。靠着祖上

荫翳，生活自然无忧，就是一天到头闲得慌，最终入了小叔的伙，替他看铺子。

我爷爷生日是农历十一月十一，这一年，是他的七十大寿。

人生七十古来稀，尤其在倒斗这行当，能活到这岁数，也算稀罕得紧。我爷爷那身板，也挺奇怪，别人越活越抽抽，他倒是越活越年轻，六十岁头发全白，后来慢慢的白头发长成了黑发，一口牙咬开核桃轻而易举，有一回街上闲逛把俩挑事的小子揍得满地找牙。七十的年纪，看上去和小叔差不多，不管是长相还是身材，他俩上街别人一准儿当双胞胎兄弟。

从年头开始，五湖四海的人就开始念叨着要给老头子办个隆重寿宴，家里头更有此意。可所有人都知道老头子最烦过寿。打我记事开始，就没见过他吃长寿面。后来为这事，我专门问过他才弄清楚了原因：民国十五年那次掏堂子，我爷爷亲爹加上三个弟弟全部折在了黑水城，他一个人逃出来的那天，正好是十一月十一，所以，之后他再也没过寿。

往年就算了，今年不一样。七十岁嘛，该热闹热闹了。所有人琢磨来琢磨去，都不敢去开口，最后决定让我去当说客，谁让老头子偏心我呢。

没想到，我顺口一提，老头子当即答应。于是乎皆大欢喜，我爸做主，广发英雄帖，本想凡是沾边的人都叫上，可老头子一锤定音：只请行里人，叙叙旧。

李家他老大，他说什么那就得是什么。但即便是请行里人，这南北两派、旧识新朋，也不在少数，得一一通知，加上还得操办寿宴，家里人忙得团团转。

里里外外忙活了快俩月，总算万事俱备。不过凡事都不会太完美，先是大伯接到任务前往东北接收日本人占领期间留下来的文物离开家，接着远在上海做生意的二伯也说恐怕不能赶回来，再就是小叔也一直没露面。十一月初十这晚，只有我爸、我和老仆人德生陪着老头子守到了十二点钟响，迎来了他的七十寿诞，提前吃了顿家宴。

吃完饭，我爸带着德生去办正事，留下我一人陪着老头子。这段时间我累得够呛，在老爷子的沙发上倒头就睡，迷迷糊糊中，被老头子一巴掌拍醒了。

“老头子，杀人也得让人家喘口气吧，你孙子我三天没合眼了，明天还得给你端寿面……”我那时正梦见和广和楼戏园子的名角碧云儿郎情妾意呢，自然火大。

“少啰嗦。”老头厉喝一声，啪嗒在我对面坐下。

我爬起来，睁开眼，发现老头破天荒地把自己收拾得异常干净利索，戴着顶前清时期的瓜皮帽，穿着一身从未见过的长袍马褂，郑重其事。

我乐了：“爷，这都民国了，您把这身家伙什倒腾出来要闹哪般？难不成想学那张督军玩把复辟？”

老爷子点上根雪茄烟，抽了一口，对我笑了笑。



然后，他对我说：“我带你去个地方，这是我们俩的秘密，任何人你都不能说。”

半夜三更，三天没合眼的我，被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老头拍醒，对方一厢情愿地要和我分享秘密，还牛叉轰轰地不让我跟别人说。你想，当时我会是个什么心情？会有什么反应？

“小爷没兴趣！”我翻了个白眼，一米九的身板咣当一声砸在沙发上……随后一声惨叫，屋里一阵摇晃——沙发塌了。

这得怪我爷爷。他这屋子基本上来一次就得寒碜我一次。他这家，尤其是这间屋子，我要好好说说，因为它后来成了警察们的噩梦。

这个三进四合院，原先是正白旗钮三爷的房产。钮三爷是名副其实的满族贵胄，八旗子弟，祖上是跟着皇太极入关的功臣，家世显赫。辛亥年间，小皇帝让了位，大清朝亡了，原本吃皇粮逍遥自在的旗人顿时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氓流。钮三爷没了经济来源，可以前的逍遥日子还要过，免不了变卖东西。先是家里的古董字画，接着是商铺房产，最后只剩下了这个四合院。他卖的古玩，大多给了我爷爷，交往长了，觉得我爷爷为人厚道，干脆就把这四合院兑到了我爷爷手里。

本来四合院里住着热热闹闹一大家子，随着我爸他们各立门户之后就冷清了。我奶奶死得早，家里除了爷爷，只剩下个一直跟着他的老仆人德生。考虑爷爷年纪大了，大伙儿商量干脆让他搬到二伯家去，二伯在东交民巷有个别墅，原先是德华洋行的产业，地方宽敞，他在里面翻跟头都成。可老头子不乐意。

有一次，他把大伙召集起来，递给二伯一张图纸，要把后院的主房推了，盖两层小楼。

这提议大家本来就不乐意，尤其是看到那张他亲自设计的图纸之后，就更无语了。

别人家盖房，哪个不是方方正正，他却把整栋楼搞成了个“亞”字形。这种形状，寻常人家或许陌生，但在我们家绝对一眼就能看出来底细。我那时才小学一年级，就晓得这分明是汉代大墓的布局。

汉代大墓，一般有墓道、甬道、左耳室、右耳室、中室和后室六部分。从墓道进去，过了甬道，是宽敞的中室，这是供灵魂休息作乐的地方，和会客厅一个作用。两旁，一左一右两个耳室，存放陪葬的明器、五谷、衣物之类，最后面是后室，停放棺槨。

我爷爷给自己设计的这家，结构完全一模一样。

大伯当时嘴一撇：“爸，哪有把家按照墓葬构局设计的，你这不是寒碜我

们吗？”

二伯直点头：“就这么给您盖楼，传出去，别人还不知道怎么说我们兄弟不孝呢。”

我说得更干脆：“爷爷，别闹了，等会我给你买糖葫芦吃。”

一家人死活不同意，老头子真生气了，穿戴一新四仰八叉往床上一躺，闹起了绝食。

结果，楼盖起来了。别人家起房轰轰烈烈乔迁之喜，我们家盖楼偷偷摸摸，做贼一样。

入住那天，二伯送了一整套法兰西家具，被老头子全都扔了出来。搬进去的，是那些伴随他很多年的老物件。自此之后，那就成了他的安乐窝。

两层小楼，一层会客，老仆人德生住着。老头子住楼上，顺着楼梯上去，进门是个巨大的紫檀屏风，经过挂满字画的走道后是中堂，里头除了家具外，堆放着盆盆罐罐、木石瓷铜，左耳室布置成了佛堂，里头供奉着金铜佛像还有洛阳八宗公认的开山祖师——那位李谿李老太爷的牌位。右耳室是储物间，里头存放着的都是老头子的心爱之物，其中不乏珍宝，我偷偷进去过，里面随便个东西拿出来都能震惊琉璃厂。至于后室，自然是卧室，简简单单一张大床，床头是他那宝贝一样的留声机。

整个二楼，一共两百多平米，厅堂巨大，却只开了三扇窗户。中堂两个，一南一北，卧室一个。因为老头子有哮喘，所以三个窗户都做成了脸盆大的闭合窗，即便是推开也只能伸两根手指出去。

说白了，他住的地方，是个不折不扣的密室。我睡塌了的沙发，就放在中堂。标准的民国初年使馆货，年纪比我都要大。

“老头子，你这破烂该扔了吧！哪天说不准把我弄死了，老李家就得绝后，你有什么面目去见列祖列宗啊。”我从凹陷的坑里爬出来，满嘴灰土。

“就你这德性，咱家谁死你也死不了。”老头子瘪嘴道。

“我有时候在想，我是你亲孙子么？”我腰疼。

“屁话！”老头子白了我一眼，无比心疼地摸着沙发，嘴里嘀咕，“也是，是该换了，这还是民国五年一个俄国大使的女儿送我的，那女子……”

我立马表示理解：“难怪，定情信物总是个念想，不过你偷腥我奶奶知道吗？”

“狗嘴吐不出象牙。”老头子被我调戏惯了，油盐不进，“我对老毛子没好印象，当年要不是他们，你太爷爷……”

老头话说到一半，及时闭嘴，瞪了我一眼：“你去不去？”

“打死也不去！”我裹着被子往他卧室走，想补个觉。

走到房门口，听见老头子在后面嗡嗡地说：“不去也好，我还以为那块白玉貔貅



这回要肉包子打狗了。”

扔了被子三分钟我就穿好了衣服，搀着老头子往外奔：“爷，一家人你看你客气的，不就是去个地方么，你老人家一句话，孙子我鬼门关前也敢横刀立马。”

一边说，一边把老头子书桌上的白玉貔貅顺进口袋里。乾隆年间清宫造办处的东西，顶级的羊脂白玉，怎么着也能抵个万儿八千现大洋。

外头雨点骤落。老头子将手中烟头弹出车窗，火光乍起，被雨浇灭。

崭新的黑色美利坚雪弗兰轰鸣一声，绝尘而去，水花四溅。

三更时分的北平，空旷迷蒙。

一片黑暗中，寥寥点点的灯光，街道上行人皆无，偶尔传来狗吠、警笛或者几声抢劫的尖叫，重又回复平静。

城门口，几个巡警恹恹欲睡地靠在岗杆上，抽着烟，和守夜的士兵嘀嘀咕咕说着闲话，见车子来蛮横地拦下，打发过去几块银元，他们便笑嘻嘻放行，继续扯淡。

爷爷在车里摇头：“本来想，赶走了日本人就能过上好日子，现在看，这民国算是烂到骨子里了。”

我笑：“老爷子，您这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管那么多干吗。你爱你的国，谁爱你呀？”

爷爷摇头笑。

出了城，车子向西开去，隐约看见起伏的群山，如同一头蹲踞在黑暗中的巨兽，张开大口。万物都在睡着，寂静无声，只有雨点猛烈敲击车窗的声响显得格外跌宕。

一路上老爷子有些紧张，不时看着后方，车子开出城，他还有些不放心地问我：“小九，后面没人跟吧？”

我被他说得心里一惊，急忙往后看了一眼，后面鬼影子都没。“爷，你别吓我，听说前几天这边有人劫道，先奸后杀呢。”

老爷子胡子一抖，扭过身斜倚着靠背，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劫道无所谓，半夜容易有脏东西，你九月初九生，阳极转阴，最容易招惹。”

我打小胆子就不大，吓得脊梁骨冒凉气，赶紧转移话题：“哎，你说你老人家也真是的，别人名字个个高大上，偏偏给我取个李重九，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算命的呢。”

“李重九怎么了？九月九生，重九，多贴切。朱元璋不叫朱重八么，你比他还多一点。”

我立马反击：“那你十一月十一生，怎么不叫双十一？！”

老头说不过我，扭过头去，蹦出一句让人啼笑皆非的话：“双十一？李双十一？”

老子和小鬼子不对付了这么多年，难道还弄个日本名？！”

说说笑笑间，在老头子的指挥下，车子拐来拐去，大路转小路，青石路转石子路，石子路转土路，也不知道开了多远，最后连路都没有了，车子在一处山坳口咣当一声停了下来。

“到了。”老爷子看着远处，缓缓说道，“差不多十年没来了，还是那个鸟样。”

祖孙俩下了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进山。荒山野岭，大雨瓢泼，冻得我直打摆子。林木沉浸在雨水里，黑黝黝一片，山道崎岖难行，时不时一阵不知名的鸟叫，越发瘆人。

“你不会带我倒斗来了吧？”我突发奇想。

“倒斗？就你这样的，要是以前给我提尿壶我都怕闪了我的宝贝。”老头子鄙视地扫了我一眼，背着双手走在前头。

最后，在一栋巨大的宅子面前，老头子停下脚步。

这明显是一处已经荒废的大庄园，年头久远，但从门楣上精美的雕花依然能够看出当年的风采。不过如今，它湮没在阴影和雨水中，分外诡异而凄冷。

“去叫门。”老头子点了雪茄，道。

我笑出声来：“不带这么吓唬人的，这荒山野岭孤宅老屋，怎么会住人。叫鬼呀？”

话音未落，只听见那两扇陈旧的大门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吱嘎声响……

门，竟然真的开了。

门缝里，露出半张毫无血色苍白的脸！



“鬼！”我吓得啊呀惨叫一声，手电筒差点没扔出去。

老头子一副脸掉裤裆里的表情，一脚踹过来：“李家的脸，算是让你丢光了。”

“老爷！？”里头传出颤巍巍的一个声音，随即晃出了个人影。

这时我才看清是个老头。年纪一大把，没有八十也有七十，须发洁白，佝偻着身子，背后鼓个大包，竟然是个一瘸一拐的驼子。

我爷爷和这驼子相互凝视，两个人眼眶都有些发红。

“老爷！真是你呀！”驼子又惊又喜。

“我还怕你真的躺进棺材，空跑一趟呢。”爷爷笑道。

“你不死，我怎么敢死。”驼子恭敬回话，又看看我，“这位是？”

“我唯一的那个孙子。小九，叫驼子叔。”老头子对我道。

“驼子叔。”我不情愿地叫了一句。

驼子笑得满脸褶子舒展开来：“那怎么行，你是小少爷，叫我一声驼子就得了。”

“甬和他客气，进去吧，风大雨大的。”爷爷背着双手抬脚进去。

到了里头，我才发现这庄院不是一般的大，重重叠叠几进院子，似乎原来是个大庙，前后大殿气势恢宏，木柱、石碑横躺一地，不过收拾得还算干净。

三个人到了后院，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子跑出来，警惕地打量着我们。

“我收养的孩子，叫万岁。”驼子道。

“嚯！这名字真是气象万千！”我嘴儿一咧，把那位万岁吓得一溜烟跑回屋了。

“没见过生人。”驼子惭愧无比，又道，“胆子倒是挺大。”

爷爷点头：“骨相上看，和你一样是个孤零之人。不过命上倒硬得很。会活儿么？”

驼子：“起码比我强。”

听了这话，爷爷微微一愣，不由得多看了眼那间屋子，随即不动声色笑了笑：“那挺好。”

驼子也笑：“所以我才把他抱回来，等我死了，他就接我的班，替李家守着这流沙冢。”

我打了个激灵。流沙冢？这不是一个废庙吗？怎么听着还是我们李家的。那这驼子又是什么人？

一连串的疑问涌上心头。

刚要问，爷爷身形一晃，迈过了门槛。

这是一座大殿。外面斗檐飞翘，里头阴沉阔大。中间一尊巨大的青铜真武帝坐像威严肃穆，两侧分列山神、护法、童子、星官，或双目圆睁、头发竖起，或獠牙龇出、阴沉白面，昏暗的灯光下让人心惊胆战。

爷爷来到那大帝像前，上行行礼后，走到铜像脚下，蹲下身，小心将地上厚厚的尘土拂去，朝我伸出手：“拿来。”

“啊？”我反应过来，递过去手电筒。

老头子胡子都气歪了：“金莲花！你身上的那朵金莲花！”

“要金莲花干什么？”我诧异道。

那朵金莲花，从小就挂我脖子上。纯金所作，一花九瓣，一瓣九脉，常常无风而抖，背后刻四字“长命吉祥”，古朴精巧。这东西我帮小叔看铺子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惦记过，我都没搭理，对于我来说，这玩意就是护身符。

“让你拿来就拿来，废什么话。”爷爷很不耐烦。摘下来，递了过去，我也好奇，凑到老头子身边，这才发现，铜像脚下现出一朵微微凸出的巨大青铜莲花来。

这莲花，形状和我的金莲花一模一样，却有脸盆大小，九个莲瓣上满是密密麻麻的符咒和钩锁，莲蕊中心凸起个八卦中代表“乾”的卦象，而在中间那一横上，有个凹槽，也是个莲花状。

“这破烂挖出来搁店里头，估计也就能卖二斗粮，还是粗粮。”我瘪嘴道。

三更半夜有觉不睡跑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就为看这个？我很失望。

旁边的驼子咳嗽一声：“闻名南北两派倒斗行、无人能解的九转勾魂金莲锁，竟被说成是破烂，小少爷，你真是……真是……”



驼子说不下去了。我爷爷老脸通红。

我强撑着面子：“不就是个锁么。还无人能解？这都什么年代了，实在不行我用炸药炸，我就不信开不了这地儿。”

老头子无语。

驼子凑过来：“小少爷，你脚下，这大殿下方，乃是被铁水铜汁整体浇筑，厚九尺九寸九分，没有那朵金莲花，你就是在里堆满炸药也休想进去。”

我：“……”

敢情这地下是个超级乌龟壳呀。

我们扯淡的这空档，爷爷已经把那九瓣金莲花摁入凹槽中，左九转右九转，轻轻一送，只听见啪的一声脆响，青铜莲花上钩锁攒动，九瓣莲花骤然收起，地底下发出一阵深沉幽远的响动，那尊巨大的真武大帝铜像竟然缓缓向后移动，厚厚的青铜门开启，一个黑黝黝的洞口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是？”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流沙冢。李家的流沙冢。”老头子站起身来，语气中充满了无限的怀念、自豪，同时又似乎带着巨大的悲伤和失落。

“洛阳少年抛此身，风雨阴阳下泉尘。可怜流沙冢中骨，犹是相思梦里人。”老头长叹一声，接过火把，指了指那洞口，对我道，“下去吧，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地方，里头藏着压在我心头一辈子的一个秘密。”

青石雕凿的台阶延伸到黑暗中，满是厚厚的尘土。或许因为长久没打开的原因，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霉味。

老头子走在前头，举着火把，留给我一个瘦削的身影。

不知怎的，那一刻，我觉得他真的老了。

“小九，你还记得咱们‘洛阳八宗’的来历么？”昏暗中，爷爷低声道。

我笑了：“爷爷，你当我棒槌呢？自个儿家的事，我怎么会不知道。”

在洛阳，盗墓历史悠久，这行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连我爷爷都说不清楚。早先不过是三五成群松散自由，无组织无纪律。时间长了，慢慢就产生了门宗，定了行规，有了“洛阳八宗”。

洛阳八宗正式发迹，还是唐朝末年的事儿。那时候民不聊生，卖私盐的黄巢揭竿而起，成了天下流寇的总扛把子，攻入东都后，他干了一票大营生——掘坟盗墓。

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光天化日下干黑活，领头的是义军将领李谿，这位爷因盗墓发迹，也坏了名头，后来投了朱温，被杀了了事。不过他的子嗣和手下在洛阳留了下来，成了“洛阳八宗”的源头。